

編者自序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消遣簡直也不容易。一年多以前，我既以消遣爲目的，編成了幽默筆記，當時隨口許了一個願，關於詩詞曲聯話的，都不放入那本書中，以便另編幽默詩話等書。誰知此後我翻翻弄弄，過不了多久，果然又厭倦起來，又覺得無聊了。而且時世越來越緊，勉強求生存，已是很難了，那裏來的心緒，再說消遣。一天到晚，除了不得不闔眼睡眠之外，不是忙忙碌碌，頭昏腦脹，臂痛手癢，挑起人生的擔子，埋頭向着墳墓跑去，便是一有片刻的空閒，「呆打孩」，「抵着牙兒慢慢的想」，「走也懶，坐也懶，吃飯也懶，甚至連大小便都懶。懶，懶，說不出的懶，說不出的厭倦，便是說不出的無聊。再編書？編詩話？編幽默詩話？嚇，這還了得！有這種閒情逸致麼？罷了，罷了，再也不用提了……我有了這個心思，便聽由一些書本子，在原来的地方擱着，秋毫無犯，不管牠們一天落上多少塵土，一晚飄上多少烟灰，準備看牠們就此葬送了。如是者好久好久。我既不做這件事，也不做別的同性質的事，假使空了，就只是懶着，懶得好像在暖洋洋的冬日之下，就要一大塊一大塊融化下來的一個雪鏽大阿彌。可以稱得奇懶無比。不知在那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半鐘，由孩子們喊着起來吃中飯的口號之下，我居然從牀上慢慢地坐了起來。向牀邊桌子上拿眼鏡的時候，似乎看見眼鏡底下放着一張邊幅不修的紙片，上面好像還寫着幾個花花綠綠的字。我戴上眼鏡之後，就取來一看，原來是這樣的四句：「並非落魄貪杯酒，更不猖狂愛吟詩，今日懶從牀裏起，這回丟盡老面皮。」哈，原來是我的妻子和我開玩笑。我就遙遙的請她下樓來（因爲我懶得爬樓梯，一直是睡在樓下的），問她什麼意思。她說，這是我代替你編的幽默詩話呢。你早就對人家許願要編這書了，現在半途而廢，在這星期日，睡到這時才起來，不是丟盡老面皮麼？我說，人生貴適意耳。我要怎樣便怎樣，那願得到別人。她說，即使你不必顧到別人，你又幾會適意來？你空了，只是懶着，睡着，我看你更是無聊了。

還不如找件事消遣消遣。而且你既已在各種消遣之中揀定了編書，還不如就此編下去的好。而編書編到了幽默詩話，也不妨繼續的幽默下去，在其中哼哼唧唧，尋些苦趣的好。我說，你看，我不是太忙麼？曾有些空來在熱天，每晚七點鐘便須到一個地方去，寫一些「敬啓者」「意阿戰爭」之類，連得傍晚時的網球也打不盡興。在冬天，每晚雖然可以安居衙堂裏，不必出去，但又不能不在夜飯碗放了之後，硬將A B C D變成——J K，一直到十二點敲過才罷手。星期日吃力得爬也爬不起來，連得足球場也沒有氣力去趕，去擠，去喊叫。網球足球本來是我的嗜好，已到了這個地步，其他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雖不至於我如浮雲，總有些望望然而去之之感。她說得啦，不用多說啦，我還有什麼不曉得麼。這樣罷，我來幫幫你，與不與？我說，你既如此一再勸進，又是自告奮勇，真叫我誠惶誠恐，不勝感激之至。那末我就依然將牠編下去罷。我便起來，將那些書本子，拂拭了一會，還了牠們的本來面目。隨手找了一本，給了妻子說，你就去找找看，有無可用的材料。我剛剛措好面，坐下來喝開水的時候，她就走過來，指着一處對我說，這條可用麼？不過有屈你些。我說，什麼？就接過來從她所指的地方一看，是：「……乃操筆大書云：一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嫁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我笑了。我說，幸虧我不麻而無胡，至多是不麻之胡。不然，真正太辱沒你這菩薩了。她披披嘴說，哼，還逞強呢，區區一本書，編了這麼久，還不算「麻胡」麼？（披「麻胡」雖古來確有其人，也如本篇作麻面而有鬚髭的人解，但其另一意義，卻就是現代通行的「媽虎」二字的原音。）我除了笑笑之外，一時竟沒有說話。從此以後，我便打起幽默精神，幹此幽默盛事。於今我得了妻子的幫忙，總算編好了。看來天下大勢，由盛而衰，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物極必反，幽默的氣數已到，不久之間，一定又會有什麼東西出來奉天承運，在出版界中稱孤道寡的好。在我早已無此幽默雅興，用不着如喪考妣的痛悼牠。更用不着再發什麼別的幽默宏願了。在這裏，我叫一聲：再會罷，幽默。

凡例

一 本書共分四部份：一，幽默詩話；二，幽默詞話；三，幽默曲話；四，幽默聯話。

一 本書所有材料，除直接採自各種詩詞曲聯話之幽默文字外，並旁及古今各種筆記，抉擇其性質相同者，一本書取材標準：

（一）意趣談諧，而又富有雋永之味，能引起美感者。時行笑話書上之打油詩以及猥褻詩詞不錄。

（二）務須有話，單篇幽默詩詞曲聯不錄。

（三）凡原書非詩詞曲聯話或筆記者，不錄。

一 所錄各篇，俱都注明出處（其有注出子史名目者，亦自其他筆記中轉錄而來，並非直接錄自該子史。）

一 同一故事，出處不同，詳略互見者，並列以資參證。

一 卷末附有本書用書提要，以供參考。

一 本書編者能力有限，遺珠尚多，尙望海內賢達，與以增補。

一 本書與幽默筆記爲姊妹作，意味相同，材料各異，併而讀之，當有相得益彰之妙。

分類目次（以筆畫多少爲序）

一	文字	一
二	天時	二
三	夫婦	四
四	幻異	八
五	生死	九
六	地理	一三
七	行遊	一七
八	技能	二八
九	官政	三七
一〇	姓名	五一
一一	科第	五八
一二	品藻	六三
一三	建築	一〇三
一四	師友	一〇四
一五	起居	一一〇

一六	倡優	一三
一七	貧富	二三
一八	婢僕	二六
一九	動物	二九
二〇	植物	三五
二一	飲食	三九
二二	慶弔	五四
二三	器用	五八
二四	親族	六五
二五	癖習	七二
二六	雜類	八三
二七	釋道	九八
二八	體容	一〇九
附錄（調話）		
一	天時	一一一

二	夫婦	一二三
三	行遊	一二四
四	官政	一二八
五	技能	一三〇
六	姓名	一三三
七	品藻	一三五
八	倡優	一三八
九	婢僕	一四五
一〇	慶弔	一四八
一一	器用	一四九
一二	釋道	一五〇
一三	雜類	一五一
	(曲話)	
一	品藻	一五五
二	官政	一五八
	(聯話)	
一	天時	一六三
二	夫婦	一六四

三	地理	二六六
四	行遊	二六七
五	姓名	二六八
六	官政	二七六
七	師友	二七九
八	科第	二八一
九	建築	二八二
一〇	倡優	二八四
一一	動植	二八五
一二	飲食	二八七
一三	慶弔	二八九
一四	親族	二九〇
一五	器用	二九二
一六	癖習	二九三
一七	雜類	二九四
一八	釋道	二九九
一九	體容	三〇〇

一 文字

題壁詩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遙，驗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爲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爲青字。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爲苗字。湖浦焦，去水也，水旁去爲法字。女戴笠爲安字。柘落木條，剩石字。阿儂是吳言，合吳言爲誤字。去家京洛爲國寇盜爲賊民。蓋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楓窗小牘）

僧似繁

黃魯直嘗云：高祖紀『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堅不必解說。彼音奴來切者，三足繁也。徐浩詩『法士多瓊能』，卻在來字韻押，乃是僧似繁爾。（道山清話）

亞字謎

陳亞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此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記興，亦有深意。（青箱雜記）

鐵鷄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鐵鷄爲賀禮，而誤書鐵爲線。芳洲改示之，僧會謝以一絕云：『泉絲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鷄用線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塞齋瑣綴錄）

哥字

哥字最俗，不入詩文。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詠靜樂縣公主云：『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其時武懿宗短醜，而其妹甚長，人呼妹爲大哥公主。與則天並行，則天命元一嘲之，故云爾也。此外白香山詩有『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者，楊汝士小名，居易則楊之妹壻也。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爲『董大哥』，亦奇。（隨園詩話）

二 天時

影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道山清話）

中秋天陰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卻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翻手作雲也。（茗溪漁隱叢話）

絃管吹月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開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君適無命，既

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石林詩話）

詠日月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于此詩矣。又竊聞上徵時，客有詠初日詩，句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于言，規模宏遠矣。（庚溪詩話）

崔巨倫

崔辯子景儁，景儁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

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崔辯傳）

些子兒

太祖夜幸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盧請韻曰：『些子兒。』其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春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後山詩話）

月與日

月與日並明，皆天子所敬事。而詞人墨客，以嫦娥之說，吟謔嘲弄，極其褻狎，至云：『一二三，蛾眉天上安，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吹劍錄）

碧翁翁

晉出帝不善詩，時爲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清異錄）

天子請客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

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翊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錢氏私誌）

雪詩

梅窗小史云：益都趙秉忠狀元及第，青州府縣公宴，值大雪，聯吟道曰：『剪碎鵝毛空中舞，』府曰：『山南山北不見土，』縣曰：『琉璃碧瓦變成銀，』公曰：『麵糊糊了青州府。』左右皆匿笑。（寄園寄所寄）

中秋詩

倪元璐丁進俱天啓壬戌進士，選庶常。嘗中秋聯句，丁首唱：『中秋佳節好吟詩，』爲人所哂（棗林雜俎）

元絳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歌詩，願內翰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豈意詩仙來鳳沼，爲傳賈客過鷄林。』卽其事也。（東軒筆錄）

祈雨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譁，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我；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塵史）

雨

壬午春迎鑾淮上，雨久不止。錢文端公戲尹相國云：『閣下變理陰陽，只變陰而不變陽何也！』按西清詩話，載宋時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久旱得雨，雨復不止，琪苦之，戲沈曰：『可謂「變成三日雨」，』沈應聲曰：『調得一城泥。』（隨園詩話）

賀節

清波雜志載：元祐間，新正賀節，有士持門狀，遣僕代往，到門，其人出迎，僕云：『已脫籠矣。』諺云：『脫籠者，詐閃也。』溫公聞之，笑曰：『不誠之事，原不可爲。』及前朝文衡山拜年詩曰：『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見賀節投虛帖，宋朝不可明，朝不以爲非，世風不古，亦因年代而遞降焉。（隨園詩話）

三 夫婦

朱滔

朱滔括兵，不擇十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

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本事詩）

懼內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槃荼。安有人不畏鳩槃荼？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栳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本事詩）

張又新

張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酈相之女，有

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園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本事詩）

鄰夫

有親鄰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乃贈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鄰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詠之，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爲詩曰：『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荼。』（笑言）

陳季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游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茗溪漁隱叢話)

奉職

有張獻圖者應舉久不第好嘲戲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職以詩寄其妻云『吾今爲奉職子莫怨鸞孤』

(澠水燕談錄)

賀誕子

東坡再謫惠州日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爲隣其妻三十歲誕子爲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一聯云『今閑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侯鯖錄)

斷送老頭皮

眞宗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言『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

東坡云『吾頃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老妻不覺失笑而止』(侯鯖錄)

妻送夫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更休落魄貪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東坡志林)

三姓門生

于金壇相國(敏生)當權時凡詞林文士無不奔競其門有某探花者人愚闇爭慕時趨命其妻拜于某某爲母情誼甚密及于公死梁瑤峯秉樞柄某又令其妻拜梁爲義父饋以珊瑚明珠紀曉嵐參政時作詩譏之云『昔會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楣新吏部淒涼池館舊中堂君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爲

郎百八半尼親手捧，探來猶帶乳花香。『某慚惡謝病歸，及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內召，某復匍匐其門，視顏求進，時又有疊前韻者，有「人前惟說朱師傳，馬後跟隨戴侍郎」之句，時謂之「三姓門生」云。』（嘯亭雜錄）

崔氏

崔氏有詞翰，結縭之後，以盧校書年暮，微有嫌色。盧因請賦詩以述懷爲戲，崔立成詩云：『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大笑爲樂。（誠齋雜記）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太，且斟柏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於俚鄙耳，至若閩人王少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腳』之類最多，好事者故爲鏤板，書價一旦踴躍，貿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刼也。（甲乙劉言）

未冠

同治乙丑縣試，有七旬老人入場，作未冠題，輕薄子以詩嘲之曰：『縣試歸來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樓梯，牽衣附耳窩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麼？」』頗有風趣，可資譚柄，故錄之。（對山書屋墨錄）

曾子宣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陝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老學菴筆記）

白紙詩

士人郭暉，因寄安問，誤封一白紙去。細君得之，乃寄一絕云：『碧紗窗下啓緘封，盡紙從頭徹尾空，應是仙郎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雋永錄）

徐淵子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醫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麼？蝓蚌螃蟹與烏螺，知它放幾多？有一物是蜂窠，姓牙名老婆，雖然

無奈得它何。如何放得它！』丁見詞，大笑而歸。（談藪）

垂楊

紹興辛巳冬，女真犯順，米忠信夜於淮南劫寨，得一箱篋，乃是燕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於樞密行府僚屬方圖仲處，親見一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里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軒渠錄）

巧妻拙夫

余自幼聞姨母章氏，嫁非其偶，時誦『巧妻常伴拙夫眠』之句，不知何人所作。後閱謝在杭集，方知故是謝詩，其詞曰：『癡漢偏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隨園詩話）

娶妾

龍文候補粵西，家無擔石，而家信來詭云：『娶妾。』雅宜答以詩云：『郎君新得意，志氣入雲驕，未置黃金屋，先謀貯阿嬌。』蓋揶揄之也。香宜知余采其詩入詩話，以詩謝云：『有志紅窗學詠詩，絳帷深幸侍良師，微名

也許登詩話，榮似兒夫及第時，』戲香亭也。雅宜名楨，香宜名蕙。（隨園詩話）

莫下流

杭州多閨秀，有張夫人者，美而賢。郎主喜狎邪，張不能禁，而慮其染惡疾也，規以詩云：『此去湖山汗漫遊，紅橋白社更青樓，攀花折柳尋常事，只管風流莫下流。』（隨園詩話）

依樣畫葫蘆

京城李某，以販棗往來於隣縣，私誘居停主人少婦歸，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詭曰：『幸攜此婦來，不然繆矣。』計其妻遷賄之期，正當此婦乘垣之日。既而此婦不樂居農家，復隨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後其夫蹤跡至京城，欲訟李，李以婦已他去，無佐證，堅不肯承。聞里有扶乩者，衆曰：『盍質於仙。』仙判詩曰：『鴛鴦夢好兩歡娛，記否羅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須一笑，分明依樣畫葫蘆。』其夫默然徑返。兩邑接壤，有知此事者，曰：『此婦初亦其夫誘來者也。』（隨園詩話）

四 幻異

弓腰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返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諾臯記）

燈下怪人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諾臯記）

淮南王廟

余長子渝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朝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塵史）

背癢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璧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觀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擊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臨漢隱居詩話）

五生死

崔秦之

唐黃門侍郎崔秦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朝野僉載）

天嶠遊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鄧先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自京歸葬是山，云是屍解也。

然悉爲邱隴，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幾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不言姓字，但云『天嬌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雲溪友議）

王禹玉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嗒嗒佞鸞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爲戲，獨作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宜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十七十六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茗溪漁隱叢話）

生女

王中，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游必舉，連生二女，作湯餅，王必與席。至於三，慚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生女必相邀，今度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弄來弄去弄成窰。』（談藪）

卻伯溫

卻伯溫，字文康，節先生子也。才有文，爲陝西宣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與路鈐李君交往甚熟。李家有數侍婢，每遇歌宴，子文必預。後十餘年，子文與李氏邂逅長安，而李君已死。適值其妻生辰，命子姪宴子文書舍，遣舊婢出舞。酒酣，子文感愴宿昔，卽席作詞，末章云：『翻翻繡袖上紅裙，舞姬猶是舊精神。坐中莫怪無歡意，我與將軍是故人。』諸子得之，入呈其母，皆感泣，不自勝。乃令謂子文曰：『宅中得公佳詞，情緒作惡，難復行酒，卽容別日款會。』子文不終席而退。良久，慨然曰：『所謂口乃禍門，此事卽傳於時。』外日子文謁一當位而不相識，問之（不記姓氏）答曰：『此乃李家作調笑者。』（過庭錄）

陳用中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荐之者，止就都註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幸同，但日差異。

耳。（竹坡詩話）

郭功父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予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竹坡詩話）

梅聖俞

梅聖俞之卒也，予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暴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司馬溫公詩話）

夏貴

至元丙子春，淮西閻夏貴歸附大元，宣授中書左丞。至

元己卯薨，贈以詩云：『自古誰不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哀相公，萬代名不朽。』（三朝野史）

不遇

武帝見顏驕，麗眉皓首，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老矣，老於爲郎。』此事尤著，竊怪老杜屢傷爲郎白首，每稱馮唐而罕及驕，愚謂驕生既不遇三君，身後復不遇老杜，可笑也。（碧溪詩話）

春夢婆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爲『春夢婆』。坡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情老奈何，朱顏滅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唯逢春夢婆。』是日老符秀才言換扇事。（侯鯖錄）

宋齊丘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

士卒十萬，大江常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本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薦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夢溪筆談）

瓦窰

翟永齡滑稽多端，天池季父嘗記之矣。近聞無錫鄭氏有字光大者，連年生女，俱召翟燕飲，翟作詩戲之云：『去歲相招云弄瓦，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鄭光大，令正原來是瓦窰。』（說聽）

稱翁

歐陽中丞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爲衆奏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遞中，必題詩壁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無名子書二絕於其書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

翁非太早，人生七十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卻想齊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句翁？』（先君過貴陽某驛，見此詩於廳壁上，近考廬陵謫淞號醉翁，年四十作詩者未知也。然中丞之竊比文宗，誠可誚。）（說聽）

無愁

長沙太守陳焱，陝西人，與余在蘇州花宴甚歡。口號云：『此地若教行樂死，他生亦不帶愁來。』未二年，竟卒。然他生無愁，亦可知矣。（隨園詩話）

挽詩

庚戌冬，余有感於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至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峯諸人爲位以哭。見挽云：『名滿人間六十年，忽聞騎鶴上青天，騷壇痛失袁臨汝，仙界爭迎葛稚川，著作自垂青史後，彭殤早悟黑頭先，望風不敢吞聲哭，但祝遲郎繼後賢。』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誤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誤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行，詩留千古矣。』（隨園詩話）